

鴛鴦刀

白馬嘯西風

修訂本

金庸



金庸作品集

碧血劍

書劍恩仇錄

射鵬英雄傳

雪山飛狐

神鵬俠侶

鴛鴦刀

飛狐外傳

白馬嘯西風

倚天屠龍記

射鵬英雄前傳

射鵬英雄後傳

鹿鼎記

笑傲江湖

鴛鴦刀

白馬嘯西風

修訂本

金庸著

鴛鴦刀 白馬嘯西風 修訂本

金庸 著

定價：每本港幣 7 元 ()

出版者：武俠出版社

發行者：文武創作社

地址：九龍鳳凰新村

銀鳳街 134 號八樓

四海印刷公司承印





鴛鴦刀



袁冠南和蕭中慧使到第九招「碧蕭聲裏雙
鳴鳳」時，雙刀便如鳳舞鸞翔，靈動翻飛，卓
天雄那裏招架得住？

四個勁裝結束的漢子並肩而立，攔在當路！

若是黑道上山寨的強人，不會只有四個，莫非在這黑沉沉的松林之中，暗中還埋伏下大批人手？如是剪徑的小賊，見了這麼聲勢浩大的鏢隊，遠避之唯恐不及，哪敢這般大模大樣的攔路擋道？難道竟是武林高手，衝着自己而來？

凝神打量四人：最左一人短小精悍，下巴尖削，手中拿着一對峨嵋鋼刺。第二個又高又肥，便如是一座鐵塔擺在地下，身前放着一塊大石碑，碑上寫的是「先考黃府君誠本之墓」，這自是一塊墓碑了，不知放在身前有何用意？黃誠本？沒聽說江湖上有這麼一位前輩高手啊！第三個中等身材，白淨臉皮，若不是一副牙齒向外凸出了一寸，一個鼻頭低陷了半寸，倒算得上是一位相貌英俊的人物，他手中拿的是一對流星鎗。最右邊的是個病夫模樣的中年人，衣衫襤褸，咬着一根旱煙管，雙目似睜似閉，嘴裏慢慢噴着煙霧，竟是沒將這一隊七十來人的鏢隊瞧在眼裏。

那三人倒還罷了，這病夫定是個內功深湛的勁敵。頃刻之間，江湖上許多軼聞往事湧上了心頭：一個白髮婆婆空手殺死了五名鏢頭，劫走了一枝大鏢；一個老乞丐大鬧太原府公堂，割去了知府的首級，倏然間不知去向；一個美貌大姑娘打倒了晉北大同府享名二十餘年的張大拳師……越是貌不驚人、漫不在乎的人物，越是武功了得，江湖上有言道：「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」

瞧着這個閉目抽煙的病夫，陝西西安府威信鏢局的總鏢頭、「鐵鞭鎮八方」周威信不由得深自躊躇起來，不由自主的伸手去摸了一摸背上的包袱。

他這枝鏢共有十萬兩銀子，那是西安府的大鹽商汪德榮託保的。十萬兩銀子的數目確是不小，但威信鏢局過去二十萬兩銀子的鏢也保過，四十萬兩銀子的也保過，金銀財物，那算不了什麼。自從一離西安，他掛在心頭的只是暗藏在背上包袱中的兩把刀，只是那天晚上在川陝總督府中所聽到的一番話。

跟他說話的竟是川陝總督劉於義劉大人。周威信在江湖上雖然赫赫有名，但生平見過的官府，最大的也不過是府台大人，這一次居然是總督大人親自接見，那自然要受寵若驚，自然要戰戰兢兢，坐立不安。

劉大人那幾句話，在心頭已不知翻來覆去的重溫了幾百遍：「周鏢頭，這一對刀，叫作『鴛鴦刀』，當真是非同小可，你好好接下了。今上還在當貝勒的時候，便已密派親信，到處尋覓。接位之後，更下了密旨，命天下十八省督撫着意查訪。好容易逮到了『鴛鴦刀』的

主兒，可是這對寶刀卻給那兩個刁徒藏了起來，不論如何偵查，始終如同石沉大海一般。天幸是本督祖上積德，托了皇上洪福，終於給我得到了。嘿，你們威信鏢局做事還算牢靠，現下派你護送這對鴛鴦寶刀進京，路上可不許洩漏半點風聲。你把寶刀平安送到北京，回頭自然重重有賞。」

「鴛鴦刀」的大名，他早便聽師父說過：「鴛鴦刀一短一長，刀中藏着武林的大秘密，得之者無敵於天下。」「無敵於天下」這五個字，正是每個學武之人夢寐以求的最大願望。周威信當時聽了，心想這不過是說說罷了，世上那有什麼藏着「無敵於天下」大秘密的「鴛鴦刀」？那知道川陝總督劉大人竟是真的得到了「鴛鴦刀」，而且差他護送進京，呈獻皇上。這對刀用黃布密密包裹，封上了總督大人的火漆印信。他當然極想見識見識寶刀的模樣，倘若僥倖得知了刀中秘密，「鐵鞭鎮八方」變成了「鐵鞭蓋天下」，自然更是妙不可言，但總督大人的封印誰敢拆破？周大鏢頭數來數去，自己總數也不過一個腦袋而已。

總督大人派了四名親信衛士，扮作鏢師，隨在他鏢隊之中，可以說是相助，也可以說是監視。在鏢隊啓程的前一天，總督府又派了幾名戈什哈來，將他一家老小十二口，全都「請」到了駐防軍的營房裏，說道周總鏢頭赴京之後，家中乏人照料，怕他放心不下，因此接了他家眷去安置。周威信久在江湖行走，其中的過節豈有不知？那不是怕周大鏢頭放心不下一家老小，而是劉大人放心不下這一對寶刀，因此將他高堂老母和妻妾兒女一齊逮了去爲質。這對「鴛鴦刀」倘若在道中有甚失閃，自己腦袋要跟身子分家，那是不用客氣了，全家老小也都不必活了。他一生經歷過不少大風大浪，風頭出過，釘板滾過，英雄充過，狗熊做

過，砍過別人的腦袋，就差自己的腦袋沒給人砍下來過，算得是見多識廣的老江湖了，但從未像這一次走鏢那樣又驚又喜，心神不寧。如果護送寶刀平安抵京，劉大人曾親口許下重賞，自然是「君子一言，快馬一鞭」，說不定皇上一喜歡，竟然賞下一官半職，從此光宗耀祖，飛黃騰達，周大鏢頭變成了周大老爺周大人。

從西安到北京路程說遠不遠，說近可也不近，一路上大山小寨少說也有三四十處。尋常黑道上的人物，他鐵鞭鎮八方也未必便放在心上，八方鎮不了，鎮他媽的一方半方也還將就着對付，但「得了鴛鴦刀，無敵於天下」這兩句話，要引起多少武林高手眼紅？於是他明保鹽鏢，暗藏寶刀。縱然鏢銀有甚失閃，只要寶刀抵京，仍無大碍。一做上官，周大老爺公堂上朝外一坐，招財進寶，十萬兩銀子還怕賠不起？再說，大老爺只有伸手要銀子，哪有賠銀子的？

周威信左手一按腰間鐵鞭，瞪視身前的四個漢子，終於咳嗽一聲，抱拳說道：「在下道經貴地，沒跟朋友們上門請安，甚是失禮，要請好朋友恕罪。」心中打定了主意：「能夠不動手便最好，否則那癆病鬼可有些難鬥！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小心天下去得，莽撞寸步難行。』」只聽得那病夫左手按胸，咳嗽起來。

那矮小的瘦子一擺峨嵋刺，細聲細氣的道：「磕頭請安倒是不用了。你保的是什麼寶貝，給我們留下吧！」周威信一驚，心道：「鏢車啓程時，連我最親信的鏢師也只知道保的是銀子，怎地這人卻知我保的是寶物？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。』真須小心在

意。」於是抱拳又道：「請恕在下眼生，要請教四位好朋友的萬兒。」那瘦子道：「你先說吧。」周威信道：「在下姓周名威信，江湖上朋友們送了個外號，叫作『鐵鞭鎮八方』。」那病夫冷笑道：「嘿，這外號倒也罷了，只是這『鎮』字得改一改，改一個『拜』字。」那瘦子一楞，道：「改成『拜』字？嗯，姓周的，我大哥給你改了個匪號，叫作『鐵鞭拜八方』！我大哥料事如神，言之有理。」說罷四個漢子一齊捧腹大笑。

周威信心想：「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忍得一時之氣，可免百日之災。』」當下強忍怒氣，說道：「取笑了！四位是那一路的好漢？在那一座寶山開山立櫃？掌舵的大當家是那一位？」那瘦子指着那病夫道：「好，說給你聽也不妨，只是小心別嚇壞了。咱大哥是煙霞神龍逍遙子，二哥是雙掌開碑常長風，三哥是流星趕月花劍影，區區在下是八步趕蟾、賽專諸、踏雪無痕、獨脚水上飛、雙刺蓋七省蓋一鳴！」

周威信越聽越奇，心道：「這人的外號怎地如此囉裏囉唆一大串！」只聽那瘦子又道：「咱四兄弟義結金蘭，行俠仗義，專門鋤強扶弱，劫富濟貧，江湖上人稱『太岳四俠』，那便是了！」周威信心想：「聽這四人外號，想來這瘦子輕功了得，那壯漢掌力沉雄，這白臉漢子流星鎗功夫有獨到的造詣，那『煙霞神龍逍遙子』七字，更是武林前輩、世外高人的身份。『太岳四俠』的名頭倒沒聽見過，但既稱得上一個『俠』字，定然非同小可。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寧可不識字，不可不識人。』」於是抱拳說道：「久仰久仰！敝鏢局跟四俠素來沒有過節，便請讓道，日後專誠拜謁。」

蓋一鳴雙刺一擊，叮叮作響，說道：「要讓道那也不難，我們也不要你的鏢銀，只須借

一兩件寶物用用，那也行了。」周威信道：「什麼寶物？」蓋一鳴道：「嘿嘿，你來問我，這可奇了。你自己不知道，我怎知道？」

周威信聽到這裏，知道今日之事決計不能善罷，這「太岳四俠」自是衝着自己背上這對「鴛鴦刀」而來，心想：「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容情不動手，動手不容情。』這四人一出手必是厲害殺着。」當下緩緩抽出雙鞭，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在下便領教太岳四俠的高招，那一位先上？」他回頭一招手，五名鏢師和總督府的四名衛士一齊走近。周威信低聲道：「對付這些綠林盜賊，不用講什麼江湖規矩，大夥兒來個一擁而上。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只要人手多，牌樓抬過河。』」自己心中卻另有主意：「讓他們跟四俠接戰，我卻是奪路而行，護送鴛鴦刀赴京才是上策。江湖上有言道：『相打一蓬風，有事各西東。』」

只聽蓋一鳴道：「大鏢頭，我是雙刺蓋七省，門門你的鐵鞭拜八方。咱哥兒倆打一個七上八落，七葷八素！」說着身形一晃，搶了上來。周威信竟不下馬，舉起鐵鞭一格，使一招「桃園奪槩」，將他峨嵋刺格在外檔，雙腿一挾，騎馬竄了出去。蓋一鳴叫道：「好傢伙，大鏢頭要扯呼！」周威信轉頭叫道：「我到林外瞧瞧，是否尚有埋伏！」說着縱馬向外奔出。花劍影流星鎚飛出，逕打他後心。周威信左鞭後揮，使一招「夜闌三寨」，噹的一聲響，將流星鎚盪了回去。

他和花蓋兩人兵刃一交，只覺二人的招數並不如如何精妙，內力也是平平，一轉頭，但見那道遙子仍是靠在樹上，手持旱煙管，瞧着衆鏢師將太岳三俠圍在核心，竟是絲毫不動聲色。周威信心中一驚：「待等那人一出手，我稍遲片刻，便要無法脫身了。江湖上有言道：

「晴天不肯走，等到雨淋頭。」回手將鐵鞭鞭梢在馬臀上一戳，坐騎發足狂奔，一瞥眼間，猛見逍遙子右手一揚，叫道：「看鏢！」身側風聲響動，黑黝黝一件暗器打到。周威信舉鞭一擋，拍的一響，那暗器竟黏在鋼鞭之上，並不飛開。他心中更驚：「這逍遙子果是高手，連所使暗器也大不相同。江湖上有言道：『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沒有。』」這時坐騎絲毫不停，奔出了林子。周威信見身後無人追來，定一定神，瞧鋼鞭上所黏的暗器時，原來是一隻沾滿了泥污的破鞋，爛泥濕膩，是以黏在鞭上竟不脫落。

他更加吃驚，心想：「武林高手飛花摘葉也能傷人，他這雙破鞋飛來，沒傷我性命，算得是手下留情。」一時拿不定主意，該當縱馬奔馳，還是靜以待變。忽聽得林中有人殺豬似的大叫一聲，接着一片寂靜，兵刃相交之聲盡皆止歇。周威信驚疑不定：「難道在這頃刻之間，衆鏢師和四名衛士一起遭了太岳四俠的毒手？」

忽聽得一人大聲叫道：「總鏢頭——總鏢頭——」聽口音正是張鏢師。周威信摸一摸背上包着鴛鴦刀的包袱，卻不答應。心道：「江湖上有言道：『若要精，聽一聽；站得遠，望得清。』」過了片刻，又有人叫道：「總鏢頭——快回來！賊子跑了，給我們趕跑啦。」

周威信一怔，心道：「那有這麼容易之事？」一拉馬韁，圈過馬頭，只見林中奔出一名趟子手來，歡天喜地的叫道：「總鏢頭，點子走啦，膿包得緊，全不濟事。」周威信驚喜交集，道：「當真？」趟子手道：「大夥兒一擁而上，奮勇迎敵。那癆病鬼給張鏢師一刀，砍得肩頭帶花，四個人便都跑了。」周威信眼見事情不假，心中大喜，縱馬回入林中，說道：「林外有十來個點子埋伏，給我一陣趕殺，通通逃了！」說着這說話時，不自禁臉上微微一

紅，心道：「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做賊的心虛，放屁的臉紅。』」我可得定下神來，別讓人瞧出了破綻。」

張鏢師揚着單刀，得意洋洋的道：「什麼太岳四俠，原來是胡吹大氣！」衆鏢子和衛士縱聲大笑。周威信瞧着豎在地下的那塊墓碑，兀自不明所以。忽聽得林子後面傳來「哎喲，哎喲」的呻吟之聲。周威信道：「是受傷的點子！」衆人一陣風般奔了過去。聽那呻吟聲是從一片荆棘叢中發出，數十人四下散開，登時將棘叢團團圍住。周威信喝道：「小毛賊！快出來吧！」棘叢中呻吟聲卻更加響了。周威信手一揚，拍的一聲，一枝甩手箭打了進去。裏面那人「啊」的一聲慘叫，顯已中箭。

兩名趟子手齊聲歡呼：「打中了！總鏢頭好箭法！」提刀搶進，將那人揪了出來。衆人一見，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

原來那人卻是押解鏢銀的大胖子汪鹽商，衣服已給棘刺撕得稀爛。江湖上有言道：「十個胖子九個富，只怕胖子沒屁股。」這個大胖子汪鹽商屁股倒是有的，就是屁股上赫然插了一支甩手箭！

太岳四俠躲在密林之中，眼見威信鏢局一行人走得遠了，這才出來。花劍影撕下一塊衣襟，給逍遙子裹紮肩頭的刀傷。常長風道：「大哥，不碍事麼？」逍遙子道：「沒事，沒事！咱們好漢敵不過人多，算不了什麼。」花劍影道：「我早說敵人聲勢浩大，很不好鬥，二哥偏要出馬，累得大哥受了傷。」蓋一鳴道：「這批渾人胡塗得緊，聽得咱們太岳四俠響